

資治通鑑補正

齊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二百五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

後學吳郡嚴行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四

起龍紀元年盡大順二年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

諱祿元七子及即位改名敏又改名晬所試改元七龍紀一景福二乾寧四光化三天復三天祐三

己龍紀元年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

曰聖文唐元補錄曰正月癸巳改元德二年為龍紀元年有察上帝徽號

舊紀又云以劍南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韋昭度為東

都留守按昭度大順二年乃為留守舊紀誤也今皆從實錄

將麗師古拔宿遷軍於呂梁

九域志徐州鎮城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壬子蔡將郭瑋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

考異曰實錄申叢裴涉欲復自立宗權為帥汴將李璠知之新叢涉以宗權送汴州薛居正五代史初申叢縛宗權折

足而囚之雖納款于太祖欲自獻于長安以邀旄鉞及為謀不就乃欲復奉宗權以投取其柄為其將郭瑋所殺

宗權送于太祖即以為瑋為留後太祖遣都統判官韋震奏事且疏時溥之罪願委討伐仍請降唐克二帥之命按全

忠若自求兼領滄克二鎮則明年朝廷命兼領滑州全忠猶辭不受今豈敢遽求滄克耶若為滄克二帥求之則克

帥朱瑾乃其仇讐也當時不知全忠欲以何人為滄帥諸書皆無其名薛史實錄皆云申叢欲復立宗權按叢折宗

權足而囚之豈有復奉為帥之理蓋郭瑋欲奪其功誣之云爾新舊紀五代紀傳皆云郭瑋殺申叢而實錄云李璠

誤也李璠乃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為淮西留後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且曰公昔陷許能戢兵

監送宗權者賜盟戮力勤王焉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霸公也誓然無懼色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

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從屯三交行章屯濠陽與建相持彭州九域志在州東三十一里宋白曰縣在

故曰濠陽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於獨柳考異曰舊紀汴州行軍司馬李璠監送秦宗權斬于獨柳新紀二月戊辰朱全忠停宗權以歲己丑宗權伏謀按宗權正月離汴不應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

加蔡州節度使趙準同平章事

授其弟祖表乞骸骨詔以祖代

議動輒檢校司徒充泰寧軍節
度使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

于祖詔授兵馬留後旋遷忠武

雖象終不能抗
肇世為忠武

兒當大吾門稍長喜讀書學擊

為節度遂勸課農桑於人有恩

蘇州三年徐約錢鏐以海昌都將

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李克

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玻璃坡方

方立用方立慚懼飲藥死

信攻遼州克用復遣李罕之等

州朱全忠遣王虔裕赴之鎮州

自裁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六

乃擒馬溉實錄云溉為罕之謀

大戰亦誤也舊紀六月邢汾節
用冠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

代三軍百姓同以親弟攝汝州

不食五方委甘黑反作不諱全

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為孟遷執王虔裕降河東張本楊行密圍宣州已歷十月軍中每苦無食撫

州刺史危全諷屢以糧餉之故得持久至是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錙錙將奔廣陵田頌

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困為粥以食餓者溫向山人也剛毅實言

罕與人交眾中凜然可畏目為徐鎮鐘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為裨將宿松漢晚縣地梁置舒塘郡隋廢郡置宿松縣唐屬舒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四十里宋曰宿松縣漢元始中為松滋縣屬廬江郡晉武帝以荊州有松滋縣遂改為宿松錙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錙不去行密以宗女

妻之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錙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叢叢曰

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耶何為折吾股肱也然有故焉吾好寬而叢

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歟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儒以州降之朱珍拔肅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

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惜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為無禮拔劍斬

之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連夜然後從容白之朱全忠兼領淮

南節度以敬翔為左司馬全忠果大驚翔因為畫策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肅縣

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為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肅縣

以龐師古代珍為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歷會大雨引兵還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薨子師範

年十六軍中推為留後棣州刺史張蟾不後詔以太子少師崔安潛兼侍中充平盧節度使蟾迎安潛至州與之共

討師範張蟾張本以給事中杜孺休為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榮為制置指揮使楊行密遣馬步

都虞侯田頌等攻常州時錢鏐將杜棱校守常州十一月上改名睦上將祀圖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襍衫侍從僖宗之世已

具襴笏襴衣裾分也襴即今之袍也下施重幅因謂之襴新志曰唐初士人以紫紵襴衫為上服貴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練四命以縹五命以紫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

襴袖標襴為士人上服開將者為缺髻衫庶人服之長袂無足又議服袍者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服劍佩也孔緯

下加襴紺紫皆視其品襴音桂分福衣也標音表衣袂也襴音職錄襴也

唐紀七十四

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
祠丁未上朝獻太清宮戊申朝享太廟己酉祀圓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
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他日上與宰相
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
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
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宏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
立作亂謂復恭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北軍六軍皆分屯苑中
屯營各有門晨夕嚴閉
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天武亦神策五
十四都之一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判
臺
申不使
集百官順節威服至中書見無班色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
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與兵不
可全忠乃止 田頌攻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榘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朱
全忠遣龐師古將兵自潁上趨淮南擊孫儒宋僞置樓煩縣于汝陰郡界後魏以縣為下蔡郡治所後齊廢
郡隋改為潁上縣唐屬潁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 十二
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童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童還成都行童追守眉州壬申行童請降於建 戊寅孫
儒自廣陵引兵渡江壬午逢田頌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錢鏐將成及取潤州 前山南東道
節度使劉巨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為黃金田令攷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中和四
年巨容
自襄陽
申屠部令攷及其方不與恨之是歲令攷殺巨容滅其族

戊辰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宏孝皇帝赦天下改元 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
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僖宗中和二年孟方立據邢磁洛三州至是而亡考異曰唐末見聞錄龍紀元年大軍
守破邢州城孟遷投來拜奉存孝邢州刺史十一月四日孟遷補充教練使太祖紀年

義留後為潞州叛 賜宣欽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為節度使 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於時溥朱全

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礪山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考異曰都象傑太祖實

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鉢代為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寶舉州降於建丙子焚道士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

承恩降於建樊道效焚漢立縣為 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

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河北三鎮謂盧龍李匡威 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

事見二百五十四 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考異曰

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為中尉罷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疾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功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

趨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畫大計復用為宰相判度支據舊紀實錄新紀表濬自光啟三年九月拜平章事至大順

二年兵敗坐貶未嘗罷濬亦以功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 見二百五十五年 濬為

先舊傳誤也今從新傳 統判官王鐸為判官 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

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

所日夜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

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

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謂光啟二年事見 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

之河南獨朱全忠河北獨李匡威 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考異曰舊傳曰

威請討克用耳餘皆不欲也 權安居受敬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時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按時安居受未殺李克恭舊傳

誤也太祖紀年錄曰太祖中和中破賊時濬為謀議大夫出軍判官常以虛誕誘太祖太祖薄其為人及聞濬入中書

大祖重私必亂天下濬知之陰衛太祖按濬自僖宗時為宰相紀誤 孔緯曰濬言是也全忠又遣濬親覲賂濬濬恃

全忠之援論奏不已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二

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滄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周

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僊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

羞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滄為河東行營都招討使成德節度使王鎔為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為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

虞侯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成德節度使王鎔為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為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

之滄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挑強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

衰疾固辭微僧孺之孫也性貞剛且至孝嘗巢犯闕時父蔚方病微與其子自扶監輿投竄山南閣路險狹盜賊縱橫

橫谷中遇盜擊微破首流血被體而捉與不較盜苦逼之微拜之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駭動人皆有父幸相垂恤盜

感之而止及前谷又逢前盜相告語曰此孝子也即同舉興延於其家以帛封瘡以饘飲蔚留之信宿得達梁州時

僖宗已幸成都微至行在除諫議大夫不拜謂宰相曰上遷幸當從父有疾當侍而微兄循已在朝廷身乞還營醫

藥既而父卒居喪梁漢之間人皆稱之曰孝 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修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

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見二百五十五卷及孟遷以邢洛磁州歸

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為軍城都虞侯羣從皆補右職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

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克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

銅鞮銅鞮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霸招其眾以叛循山而南至沁水沁水漢縣名唐之沁水後魏秦晉郡地也北齊廢郡為永安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沁水

唐屬澤州九域志眾已三千人李克審擊之為霸所傷歸於潞庚子克修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

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眾推居受為留後附於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為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

自為留後考異曰編遺錄八月甲寅馮霸殺李克恭來降上請河陽帥朱崇節領兵入潞兼克留後成辰李克用圍

當自圍潞也克恭傳李元審戰傷收軍于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視元審于孔目史劉崇之弟是日州縣將安居受引

兵攻克恭克恭元審並遇害州民推居受為留後居受遣人召馮霸于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朝廷至長子

為野人所殺傳首馮霸軍霸乃引眾據潞州自稱留後求援于汴武皇令康君立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霸唐末見

開錄曰五月十七日昭義狀申軍軍變殺節使當日點汾州五縣土團將士赴昭義二十三日昭義僕射家累入府所

紀五月王寅安居受殺李克恭按王寅十七日乃親到太原日也今從太祖紀年錄薛史克恭傳舊紀五月丙午潞

州軍亂殺李克恭監軍使薛績本函克恭首獻之于朝潞方起兵朝廷稱賀此蓋克恭首創日也舊紀又曰七月全

忠遣從周帥千騎入潞州唐太祖紀年錄薛史唐紀五月葛從周入潞太早蓋因克恭死終言之編遺錄薛史唐紀

八月克恭死太晚蓋因從周入潞推本之又從周入潞全忠始請孫振赴鎮當在揆被執前也今克恭死從紀年錄

從舊紀入潞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廷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

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安喜樓在長

瀋屏左右言於上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安城坂即在長

城復恭屬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仗鉞專征作態耶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怒之癸丑削奪

李罕之官爵以附李用也六月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眾救成都己未王建擊

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資簡相去二百十六里蘭州北至成都百五

建圖邛州以為根本兵威所及故謝從本以雅州降之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為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遂復為仇敵光

啟初德州刺史盧彥威逐義昌節度使楊全玖自稱留後見二百五十六卷求旌節朝廷未許至是王鎔羅宏信因

張濬用兵為之請乃以彥威為義昌節度使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更命義成軍

曰宣義朱全忠以父名誠請改之也辛未以全忠為宣武宣義節度使全忠以方有事徐揚徵兵遣成殊為遼闊乃

辭宣義請以胡真為節度使從之然兵賦出入皆制於全忠一如巡屬及胡真入為統軍竟以全忠為兩鎮節度使

罷淮南不領焉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汾州靈石縣西南有陰地關考異曰舊紀七月己酉朔王鉞屯于陰地太

今不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關縣以山形似壺古于此置關故名考異曰壺

舊紀實錄皆云從周權知留後又汴人國澤州呼李罕之云葛司空已入潞府李存孝國潞州呼城上人云葛僕射

可歸大梁以從周實為留後也然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云帝請以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為潞州留後實錄明年

五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朱崇節為河陽節使按河陽自解張全義圍以來常附屬於汴朱全忠以部將丁會張宗厚

等為之留後非一人崇節蓋亦將為河陽留後全忠使權昭義留後既不能守復歸河陽耳諸書因謂之節度使

蓋誤也從周但與崇節共守潞州以其又遣別將李讓李重允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
名著故外人但稱從周不數崇節也

軍於澤州之北為從周應援季筠下邕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據

分兵二千使揆將之趣潞州八月乙丑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襲衣大蓋

擁眾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眾於刁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授及歸範所

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新充夜反社去聲曰朝廷以孫尚書為潞節帥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可遠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

紆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伏事鎮使耶克

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元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耶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上聞而憐之贈

左僕射揆少年不慧涕淚狼籍蒙然而已十五歲適然一變竟為烈士丙寅孫儒攻潤州蘇州刺史杜儒休到

官錢鏐密使沈榮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榮歸杭州鏐欲歸罪於榮而殺之榮奔孫儒王建退屯漢州漢州成都退屯

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董楚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無其財而自漢州成都退屯

占咸不聊生李罕之告急于李克用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九月壬寅朱全忠軍於河陽汴軍之初圍

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當道猶云本道汴軍自謂也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州張相公謂張濬葛僕射謂葛從周

旬月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耶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

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關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讓李重允收眾遁去存孝罕之隨

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成申全忠庭

責諸將撓敗之罪斬李讓李重允而還考異曰唐太祖紀平錄六月朱崇節葛從周據潞州李重允鄧季筠張全義將兵七萬攻潞州李存孝將三千騎赴援初汴軍攻城門呼李罕之云云李

存孝憤其言引鐵騎五百追擊入李筠營門生獲其部將十數是夜汴將李讓收軍而遁存孝罕之追擊至馬牢山

斬首萬級追襲掩擊至于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九月二日葛從周帥眾棄城而遁唐末見蘭錄閏九月昭

義軍前狀申昭義軍人拔滅逃遁收下城池擒獲到餘黨五十人申縛送上至二十日行營都指揮使李存孝迎戈
歸府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李讓引軍趨澤潞行至馬牢川為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

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為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道李讓引軍趨澤潞至馬牢山川與并師大戰不利郭李筠馬實錄九月甲申朔康君立急攻潞州未全忠駐河陽遣李讓引軍趨澤潞至馬牢山川與并師大戰不利郭李筠被執復遣友友裕張全義至澤州北應援焉從周朱崇節率眾棄潞州歸按六月李存孝若已破李讓追至懷州懷州去河陽止一程豈得九月方到河陽蓋之敗必在九月戊申前一月日也蓋紀年錄因從周據潞州事終言之九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二十五日戊申若全忠至河陽始遣讓等趨澤潞既敗而從周等棄潞歸七日之間豈容許事蓋韓史因讓敗追本前事耳若九月二日從周已棄潞州何得十九日後攻澤州者猶云舊司空入潞府乎蓋實錄承紀年錄而誤也今全忠往來月日從韓史事則兼采諸書

李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李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意

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形善益赫連鐸引吐番黠戛斯眾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李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遂破之

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

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是月幽帥李匡威會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眾十萬寇中寅朔幽州李匡威下蔚州克用授兵至匡威大敗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眾攻遮虜軍克用營渾河川戰于樂安鎮破之鐸乃退軍比蓋約奏到日唐末見開錄十一月十五日發往向北打鹿有使報稱幽州李匡威收卻蔚州十六日至十八日旋發諸州兵士至軍前二十九日大捷有榜晚告捷燕軍三萬餘人十九日知客押衙苗仲周齊榜到殺得退渾一千帳二十九日下復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史仁宗

新志河東道武州領及鐸之壻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說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眾慚而止

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

考異曰吳錄十一月孫儒攻破望亭無錫諸屯遂至蘇州今從吳越備史

邳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及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邳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

九城志邳州北至蜀州七十里西南至雅州一百六十里冬十月癸未胡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遂徐公鉢舉城降建

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

朱全忠既領宣義節遂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詣糧馬及假道於魏以伐河東羅宏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同平章事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於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

涇州九城志在州北五十五里又北二百九十五里至汾州
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

定難之軍先渡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九城志

至絳州一百一十五里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眾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

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自含口遁去水經注沁水源出河東聞喜縣清襄山其水東逕大嶺存孝取晉絳二州大

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冤李承嗣拒之李存信以兵五千圍趙城韓建以華州兵戰存信說

伏擊破之郭鳳之兵未戰而走禁軍自潰由是大敗存信直壓晉州西門引軍攻絳州十二月壬午朔晉州刺史張

行恭棄城而遁韓建以諸軍保晉州李存信追擊破賊退保絳州張濬以汴卒禁軍屯晉州存信攻之三日濬建拔

韓建以諸軍保晉州李存信追擊破賊退保絳州張濬以汴卒禁軍屯晉州存信攻之三日濬建拔

二月壬午朔濬建拔晉絳遁去存信收晉絳大掠河中四郎張濬傳曰十月濬軍至陰地郿岐華三鎮之兵營平陽

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進攻晉州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曰十月張濬之師入晉州遊軍至汾隰武皇遣薛鐵山李

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營于洪洞道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之營存孝

追擊直壓晉州西門張濬之師出戰為存孝所敗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李存孝傳曰十月存孝引收潞

太師國張濬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李存孝傳曰十月存孝引收潞

營于趙城敗韓建直壓晉州西門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李存孝傳曰十月存孝引收潞

適遂收晉絳初濬部禁軍至晉州郿鳳之師望風遁歸蓋楊復恭陰沮之也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五日相公差晉州

捉到天使閻大夫入京奏事兼責表曰臣某言今月二十六日臣所部南界晉州長寧關使張承暉等投巨當道

爵到宰臣張濬榜一道內稱招討處置使兼錄討詔白云陛下削臣屬籍奪臣本官仍欲會兵用時問云唐補紀曰

狀全忠自政破徐州頗貢犒角充用與廷致以同立張濬以為都統授崔胤為河中並已誅鋤胤使大軍為魁首據其罪

延知為全忠所賣便差使至克用所與賞給令回貶都統張濬於雲夢除崔胤于嶺外薛史李承嗣傳初大軍入陰朝

收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大敗軍五代紀傳太祖二年張濬李存信傳無改晉絳時風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

故此戰皆云存信實錄因之而誤耳又紀年錄實錄以張行恭為晉州刺史亦誤也今從薛史晉州刺史若已走則濬建

者蓋謂汾水之旁下隰曰隰耳又紀年錄實錄以張行恭為晉州刺史亦誤也今從薛史晉州刺史若已走則濬建

唐紀七十四

安能保城實錄誤也今從李存孝傳唐補紀云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被罷勛勳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拔思恭之取郿延

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實彼謀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陷危之時則譽臣為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

之耶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叩關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宸坐納制教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怒濬

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為柵以濟河河南王屋縣有王屋山王屋漢河東垣縣地後魏置長平縣後周置王屋縣隋廢郡為縣九城志縣在孟州西北一百三十里考異曰實錄明年二月云時張濬韓建兵敗後為克用時將李存信所追至是方自含山踰王屋出河清達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

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

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幽李匡威楊復恭復從中沮

之故濬軍望風自潰十二月己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考異曰莊宗列傳楊行密壽州專奪人訖據本州秦宗權遣孫儒及行密同攻陷揚州儒專據之龍紀元年儒出軍

攻宣州行密襲據揚州稱留後北通時溥儒引軍攻之大順元年行密備力竭率家夜遁出據宣州此說最為差

誤國朝聞寶中韓居正修五代史江南未平不見本國信史據昭遠所紀及唐年補錄作行密傳但知行密非壽春

人改為蘇州又知行密非受宗權命與孫儒同陷揚州餘皆無次序今按吳錄太祖紀及高遠唐烈祖實錄行密傳

云光啟三年十月泰康舉師鐸出走出行密入揚州十一月孫儒國揚州文德元年四月儒陷揚州行密奔蘇州八月

自蘇州帥兵攻宣州龍紀元年六月陷宣州殺趙鍾大順二年七月孫儒再渡江攻宣州景福元年六月執新儒復

歸揚州且龍紀元年孫儒方遣行密新得宣州安能襲據揚州踰年哉近修唐書行密傳全用兵錄事迹乃云儒進

攻行密行密復還揚州蓋承莊宗列傳五代史之誤而不考正也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榮守

于高郵行密懼還揚州蓋承莊宗列傳五代史之誤而不考正也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榮守

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辛丑汴將丁會萬從周擊魏渡河取黎陽臨河黎陽漢古縣唐屬衛州九城志在

置臨河縣唐屬衛州九城志在衛州及縣有唐門鎮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唐屬衛州九城志在衛州及縣有唐門鎮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是歲置昇州於上元縣以張雄為刺史至德二載以潤州江寧縣置昇州上元二年廢今復置考異曰新地理志光

啟三年以上元等四縣置昇州張雄傳大順初以上元為昇州授雄刺史吳

是歲置昇州於上元縣以張雄為刺史至德二載以潤州江寧縣置昇州上元二年廢今復置考異曰新地理志光

啟三年以上元等四縣置昇州張雄傳大順初以上元為昇州授雄刺史吳

錄為宏輝傳大順元年復以上元為昇州
命宏輝為刺史按是時雖尚存今從雜傳

大順二年春正月羅宏信軍於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宏信懼遣使厚幣請和

全忠命止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為荆南節度使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為鄂岳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為戶部侍

郎同平章事昭緯慎由從子彥若商之子也 徐商見二百四十九 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 長樂坡即 斬其旌

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宋溫深仇私相

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揮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

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考異曰舊紀太原軍屯晉州克用遣中使韓歸範還朝因上表訴冤

左僕射韋昭度等議云云在十二月按 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頌安仁義屢敗退楊

行密城戌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 今謂之宛溪 東 行密守備尚未固眾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

濠將五百人屯溪西 溪西即宛溪之西備 濠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為大眾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漂水 漂水

漢陽縣隨分置漂水縣時屬 昇州九城志在州東八十五里 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

俘斬千人 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 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

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宣爵 考異曰新紀二月乙巳赦陳敬瑄已未詔王建罷兵

月早已朔無已未新 令顧彥朗王建各帥眾歸鎮 州王建歸平州 王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宏擊棧州刺史張蟾宏

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騷不堪重任願得避位使保首領公之仁也宏以師範年少信之

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安邱劉鄩曰 安邱漢縣古稱卑國唐屬密州 汝能殺宏吾以汝為大將宏入城師範伏甲而

享之鄩殺宏於座及其黨數人師範慰諭士卒厚賞重誓自將以攻棧州執張蟾斬之崔安潛逃歸京師師範以鄩

為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令不敢當師

範命客將挾持令坐於聽事客將主唱導儀贊賓客自稱百姓王師範拜之於庭俸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

教子孫不忘本也詩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注云張滄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

表為緯濟諒寃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 邢洺節度使安知建潛通朱全忠安金俊既元李克用

以安知建代鎮邢洺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之知建懼奔青州朝廷以知建為神武統軍知建帥麾下三千人將詣京師遇鄆

州朱瑄與克用方睦伏兵河上斬之傳首晉陽 是春淮南大饑 夏四月有彗星見於三台斗魁下三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東行

入太微長十丈餘甲申赦天下避正殿撤樂減膳賜兩軍金帛賄所掠男女還其家民年八十以上及疾不能自存

者長吏存恤 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

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饑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升斗

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軍民殫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為酷法或斷腰或

斜劈死者相繼而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黨族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

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耶耕懼夜取俘囚戮

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瑄

田令孜罪不可赦考異曰十國紀年謂議以建不奉詔而不能制更授西川行營招討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

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噓此腹心之疾也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亦疑耳當以

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賂保於行府門醫食之韋昭度攻成都

置行府以治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投建建知三使留後三使即度使招撫使制置使也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

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劍門劍門諸葛亮立關唐聖歷二年分善安永歸陰平即以兵守之不復

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

考異曰舊紀龍紀元年正月昭度為東都留守實錄大順二年二月乙亥復陳

便應釋兵東歸不應更留在彼縱使施留諸軍亦安肯棄昭度王建亦何司更說之云相公宜早歸廟堂與今十三月

舊傳建魯說昭度奏請還都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新傳亦同蓋今十三月

既復敬瑄官爵但召昭度還朝王建不肯罷兵昭度為所牽率亦同執奏以為敬瑄不可赦既而為建所脅兵東

歸朝廷責其進退失據故左遷留守如新舊傳所云者是也今從之又昭度初圍成都楊守亮為招討副使顧茂朗

為行軍司馬王建為都指揮使同在成都城下及昭度東歸時獨建在彼以兵授之不見二人者據三月乙亥詔書

但云令茂朗各歸本鎮則是守亮先已歸也茂朗得此詔亦必歸獨昭度與建留在彼耳然建令東川將唐友通食

給保是茂朗身歸而建急攻成都環城降塹互五十里有狗屠王鶚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不離心建遣之鶚

留兵共攻成都也

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為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彊威由是敬瑄等懈於守

備而眾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現之敬瑄以為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

以渥為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以武安節度使周岳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方鎮表中和三年升湖南觀察為欽化軍即度光啟元年

改武安軍 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

北河之上進圍雲州 楊行密遣其將劉威朱廷壽將兵三萬擊孫儒於

黃池

九城志宣州當塗縣有黃池鎮咸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於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晔據和州

安景思據滁州

和滁相去一百五十里 丙午立皇子祐為德王 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晔降安景思走 秋七月

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

赫連鐸本吐谷渾西長開成中其父帥種人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

掠深趙盧龍李匡威自率步騎萬餘援王銘按唐太祖紀年錄是時克用方攻赫連鐸既平雲州乃討王銘實錄蓋

因舊紀之誤又紀年錄曰七月太祖進軍至於柳城會赫連鐸力屈食盡奔入吐谷渾云云實錄云克用遣將急攻

雲州蓋以前云克用親討王銘故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 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

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

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大得穀數十萬

斛以賑飢民泗州刺史張諫貨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

為張諫降 邢洺節度使李存

孝勣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 乙

亥

唐紀七十四